

126240

# 蕉風

版出月九年二六九一

Choa Foon Monthly

-1 SEP 1962



## 本期要目

樓頂上的瘋漢

水滸雜話

楊桃樹下

牛皮靴與小女孩

偏照的陽光

考驗

友情

戒煙

歌及其他

窗內·窗外

Nesin

溫梓川

陳孟

王敬義

夢平

馬漢

吳靜子

黃思騁

露瑟蒂

黃崖

5201  
3600

119

(費收另不叢文篇中)角三份每



我們早就說過，本刊對現代文學、古典文學，或是東方文學、西方文學，都沒有什麼成見；我們承認文學應有縱的一面，也應有橫的一面，只有在縱橫兩面的相輔相成之下，文學作品才能發出燦爛的光輝。這一期，我們介紹的兩個外國作者，一個是東方的、現代的，另一個是西方的、古典的；前者是土耳其的當代名作家 Aziz Nesin，他已出版的長篇小說、戲劇、評論等超過三十冊；後者是英國十九世紀的女詩人露瑟蒂。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見解不同，成就也不同，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作品都是優秀的。下一期，我們將介紹的外國作品，是劉前度先生翻譯的波蘭名作家顯克微克的名作：「燈塔守望者」。

的小說創作方面，陳孟的「楊桃樹下」和夢平的「偏照的陽光」寫的都是同一階層的女人的瑣事，這兩種女人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接觸到，顯得特別親切感人。馬漢的「考驗」和林綠的「走向光明」，寫的都是愛情的故事，題材雖然平凡，但都很有真實感；許多的愛情故事原是十分平凡無奇的啊！「兩個理髮師」的作者羅軍是個接受英文教育的青年，他不但熱愛華文文學，而且，也熱心華文文學創作，他的努力值得我們嘉許。

某些詩作者對我們採刊現代詩，頗有微言，這是宗派觀念在作祟！凡是死抱着宗派主義不放鬆的作者，都是在鑽牛角尖，不會有前途的。我們選刊傳統的詩，也採用現代的詩，表明我們認為這兩種詩都有其價值，都可以給讀者的美的感受。通常，傳統詩給讀者的美感是字面上的，現代詩給讀者的美感是隱藏在字面背後的呼之欲出的意境、經驗和情感；所以，我們欣賞這兩種詩不能採取同一的態度。

最近，我們收到一些訂戶的來函，謂未依期收到本刊。對於此事，我們甚感困憊和不安。我們曾花了不少時間，作一個調查，發覺訂戶收不到本刊的原因有三：一、經已訂閱期滿；二、地址書寫不詳；三、郵誤。我們希望訂戶們能够充份的和我們合作，如果不能在月初收到本刊，盼即來函通知我們，來函最好書明訂單號碼及英文姓名、地址，以便調查未收原因，和補寄本刊。

編者的話……………(封面內頁)	船(散文)……………梁誌慶(13)
樓頂上的瘋漢(小說)……………金玉滿譯(3)	偏照的陽光(小說)……………夢平(14)
仙人掌(詩)……………林方(4)	舞(詩)……………秋朗(16)
水滸雜話(隨筆)……………溫梓川(5)	友情(散文)……………吳靜子(17)
錦思集(詩)……………林蕙(6)	走向光明(小說)……………林綠(18)
楊桃樹下(小說)……………陳孟(7)	第一顆星星(散文)……………藍影(20)
殘燼(詩)……………童常(8)	戒煙(隨筆)……………黃思騁(21)
「牛皮鞭」與「小女孩」(散文)王敬義(9)	兩個理髮師(小說)……………羅軍(22)
考驗(小說)……………馬漢(10)	歌及其他(詩)……………張曼儀譯(23)
我的存在(詩)……………張力(12)	

# 樓頂上的瘋漢

Aziz Nesin 作  
金玉滿 譯

全街場的人都在激盪的狀態中。「有個瘋子在樓頂上呢。」  
從街頭到街那頭，都站滿了看瘋漢的好奇的人。

先是火車站的警察，然後是警察總局的警察，都坐着警車開到現場來。救火車也跟着駛到。瘋漢的母親哀懇着她的兒子：「下來吧，我的乖兒。請你下來吧，仔。」

可是瘋漢說，如果不讓他做警察局長，他就從樓頂跳下來。

救火員打開他們在緊急時使用的救人網。有九個救火員扯起救人網圍着那個樓房跑得汗水淋漓。警長在一種半請求半威脅的聲調裡，試圖誘導那瘋漢下來。

「讓我做警察局長我就下來，否則我就一頭栽下去。」

威脅與請求對他全沒有用。

「下來吧，朋友……你為什麼不下來呢！」

「哼……叫我下去，你們又為什麼不上來！」

人羣中有人建議：「讓我們告訴他，我們可以給他做警察局長。」

另一個人却反駁他。「那怎麼可以？你還要瘋子做警察局長嗎？」

「哎呀！我們又不真的給他做警察局長。」

有一個斜拄着手杖的老人說，「那是不可能的，無論你給他做警察局長或是不給他做警察局長，都不可能要他下來。」

「他許他會下來。」

「不會，他不會下來的。我瞭解那些人。一旦他們爬上去，就決不願再下來。」

「如果他肯下來……餘下的事就好辦了。」

「他不會下來的。」

有一個人下面半聲地叫，「嗨，我們給你做警察局長。下來吧。」

瘋漢半聲跳舞並且半聲喊叫。「我不下來！如果讓我做一個市議員，我就下來。」

老人說，「你們看，我不是告訴過你們的嗎？」

「那麼，讓我們答應他的要求。」

「他不會下來的，沒有人能使他下來。一旦一個人瘋得爬到屋頂上去，他就再也不肯下來了。」

警長扯高了嗓門喊道：「可以，我們讓你做一個市議員。不要讓大家在這裡等你啦。下來吧。」

瘋漢仍舊只是跳舞。「我不下來……讓我做市長，我才下來。」

老人說，「你瞧，豈不是太遲了嗎。現在他更不會下來了。」

救火隊長急得滿頭大汗，「讓他做市長，看看怎麼樣。」於是，他把手捲成茶杯的樣子放在他的嘴上嘶喊着說，「O.K；小子，你下來好了。我們讓你做市長，下來吧，去上任吧。」

瘋漢跳得更加狂烈了，也嘶喊着回答：「我不下來。誰會願意在人民之中選舉我這麼一個瘋子做市長呢？我不會下來的。」

「好啦，那麼，你究竟需要什麼呢？」

「你們如能讓我做一個內閣大臣，我就下來。」

隨着有一個短時間的討論，站在下面的人們又喊叫了：「可以，我們讓你做一個內閣大臣。現在下來吧。你看，大家都站在這裡呀。」

瘋漢以拇指指着他的鼻子作了一個輕蔑的姿勢。「我不下來，我不願意和那些讓一個瘋子做內閣大臣的人們在一起。」

「下來吧，朋友。別這麼難為人啦。好啦，我們讓你做內閣大臣，你看，所有的內閣大臣都在等着你。下來吧。」

「你們休想騙人？我要是下來你們就會把我送到瘋人院去了。我不下來。」

老人說：「不要把你們的嗓子都喊啞啦。我是最瞭解瘋子的。如果你做了內閣大臣，你也不會想下來的。」

馬上，瘋漢又狂妄地吶喊了：「如果你們不給我做首相，我就要跳下去了。」



「可以，」人們嘶喊着回答，「我們就讓你做首相。」

老人說，「他還是不會下來的。」

瘋漢又開始跳舞了。過了一會兒，他又吶喊起來：「封我做王，要不然我就一頭栽下去。」

老人的話變成事實了。於是人們請教他。「你怎麼想呢？我們可以封他做王嗎？」

老人說，「現在太晚了。你們能做的就是順從他的意思。我們已經答應他做了首相了。」

「可以。」人們喊，「我們封你做王。下來吧，趕快。」

正在跳舞的瘋漢又嘶喊着回答了。「我不下來。」

「喂，你還需要什麼呢？我們已經封你做王了。」

「我不下來。擁護我做皇帝才成，否則我就跳。」

人們問老人，「他真的會跳嗎？」

老人告訴他們說他真會。

「可以，」他們再喊，「我們擁護你做皇帝。現在可以下來了吧。」

瘋漢又回答了，「像我這麼一個皇帝，會和像你們那樣的笨蛋在一起？」

「喂，你究竟需要什麼呢？那麼，告訴我們，我們一定做到。你為什麼不願意下來呢？」

「我是一個皇帝嗎？」瘋漢問。

「你是一個皇帝！」人們從下面嘶喊着。

「如果我是一個皇帝，當我喜歡下來的時候，我就會下來。現在我不想下來。」

警長簡直氣瘋啦。「讓你跳好了。」他想，這世界少了一個瘋子還好些。那雖是眞話，但這樣任他跳，以後還會出問題的……救火隊長轉過去問老人。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他問。「難道這個瘋漢就永遠不下來了嗎？」

「有什麼辦法？」

「讓我弄他下來。」

每一個人都好奇地看着老人究竟如何把瘋漢弄下來。老人向瘋漢喊話了，瘋漢就站在第七層樓上：「皇帝陛下，能否勞駕你移駕到第六層呢？」

瘋漢裝做皇帝的模樣，很認真地回答了。「好的。」於是他打開屋頂的通門，走到第六層，站在第六層的窗口俯視着樓下的人羣。

老人再問，「陛下，你願否移駕到第五層嗎？」

瘋漢回答他說他可以。

每一個人都驚訝着。老人又向瘋漢說，這時候瘋漢正站在第四層的窗口向外望着：「我崇高的皇帝陛下，能移駕到第三層嗎？」

瘋漢回答：「當然可以。」

他現在已在第三層的窗口向外眺望着。他沒有再像在屋頂時那樣的老是瘋狂地跳舞了，他居然認真的裝起皇帝來了。

「陛下，你願否移駕到第二層上？」

「我願意。」

繼着他就走到了第二層樓。

「陛下，你願否移駕到第一層？」

瘋漢走到街上；他是羣衆的一份子了。他一直走向老人，把他的手放在老人的肩上：「天，顯然地你也是一個瘋子。只有瘋子才瞭解瘋子，」他說，然後他轉向警長說：「好啦，你現在可以拴起我，把我送到瘋人院去好啦……但是，如何對付一個瘋子你現在學到一套了吧？」

當瘋漢被帶走之後，人羣圍着老人：「嘿，老伯，」他們問，「你怎樣想出這個辦法的？」

老人擺了擺頭。「在政治上混了四十年，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他說，却又不勝羨慕地附加一句：「假如我的兩腿還健實，我也能爬到七層樓頂，誰也沒有本事弄我下來。」

## 仙人掌

林方

仙人掌木立沙漠中  
如一尊塑像又手凝視青空  
臉上泌出守候的苦澀

被愛於沙漠上，以  
匯集着的一萬株向日葵的一萬個夢  
夜來時，青空復撫慰以衆星  
聆聽駝鈴的旋律  
清脆若星羣的閃爍

報沙漠以感恩的笑  
乃開朵的蕾  
在時間之神纖手底撫觸下怒放  
虔心人去了，遺寂寞於教堂廊上  
遺給廊上羅列的燭花  
生命落下，一滴一滴  
如修女喃喃的禱語

一隻蝴蝶  
沉醉在仙人掌的笑聲中  
彷彿死吻夏日最後一朵薔薇  
我的思緒溶化在多毛的蔭影覆蓋下  
任其撫慰  
我隱隱的創痛



# 水滸雜話

溫梓川



「水滸傳」是施耐庵在元朝時寫的，內容以宋室為背景，正因宜和之際，外患侵凌，羣盜蜂起。尤以河北一帶，遭受金人的蹂躪最甚。民間豪傑之士，多避入山中，組成忠義軍，誓死團結，捍衛地方。當時宋江等三十六人，皆以豪俠相尚，堅信彼等為「替天行道」而起義。一面以「剷除貪官污吏」為號召，其終極目的是：「候官家招安到邊廷去，一刀一槍替國家出力」。

可憐得很，宋室是個胡塗的朝廷，竟任這般血氣之倫，流落江湖，而不知羅致作為國家柱石，結果竟與強盜等量齊觀，這不是梁山泊一羣好漢的悲哀，實為宋室的失策。我們讀「水滸傳」，感到最沉痛的一幕是宋江之死。他於自鴆後，並鴆殺李逵。宋江飲了藥酒，自知不起，恐李逵生性魯莽，搞出事端，遂自潤州將李逵召回，對他說：「兄弟多日不見，吾當與你痛飲

一醉。」李逵雖是一個粗豪的朋友，看見宋江流下幾滴眼淚，便明白有幾分毒殺之意，毫不遲疑地說：「哥哥你要叫我死！我豈敢辭！」遂取大碗飲酒入腹，跪地辭曰：「哥哥！兄弟去了。此後永無相見之期！」宋江見李逵出門，伏地大哭。李逵果於潤州道中毒發，先宋江三日而死。

## 二

「水滸傳」雖是在元朝時產生，敘述的事實，却是北宋末年的羣盜。描寫的對象，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全書用極通俗的筆法，乃一部最好的白話小說。仗義疏財，劫富濟貧，為「梁山泊」這一集團的特質；特別是抱打不平，殺戮貪官污吏，頗得讀者同情，所以能在民間發生極大的影響。

「水滸傳」中有首歌謠，云：「赤日炎炎似火燒，田間禾稻半枯焦，農夫心裏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寫當時社會的情景，最為

洽切。書中二十一回，朱同義釋宋公明道：「且說宋江是個鄉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作官容易，作吏甚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的作吏甚難，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重則抄家，結果殘年性命，以此安排這般去處……」宋時多有這算計的。從這一段話中，可知當時一般小公務員，實極痛苦。宋江之上梁山的原因，也可以由此而得到解答了。

## 三

「水滸傳」在民間流傳最廣，後人多擷取書中故事，作為演戲材料。如「林冲夜奔」，「景陽崗打虎」，「烏龍院」，「拳打鎮關西」，「獅子樓」等。明末崇禎年間，山陰旱災，鄉村演戲求雨，到處尋找演員，尋黑矮漢，尋碩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和尚，尋苗壯婦女，尋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

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城中不得，則紛往鄉村山僻處尋找，或出重價到鄰近府州縣聘請，得三十六人，扮成梁山泊好漢，觀者壅塞道路，可見當時之盛。

張岱記明末柳麻子（敬亭）在南京說「水滸傳」，謂：「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武松景陽崗打虎一段，描寫刻劃，微入毫髮，說到筋節處，房屋都震動起來。」近人如從前在南京義順茶園說書的王少棠，與在天香閣鼓場唱快書的高元鈞輩，亦皆以「水滸」為題材；所以雖不識字的人，亦可熟悉梁山泊的好漢面目，成為萬口爭傳的故事。

戲劇書詞，既多取材於「水滸」；賭具方面，先有葉子，後馬吊亦採及。明中葉時，陸客（成化進士）記其事云：「製一線至九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俊……」

而今日的雀牌又脫胎於葉子與馬吊；揣想滿貫之說，實即以此；但在葉子與馬吊並行之際，影響所及，有賭輸財，鬻賣田宅，窮為盜賊的；時黨爭方烈，有懷怨復社託名懷丹者作十大罪檄文，聲討復社人員罪惡之一云：「社中遊博馬吊之戲，老傳而童習。」雖係一種入人之罪，何患無詞的說法，亦可知這時好賭的風氣。

#### 四

「水滸傳」的筆墨，在梁山泊一百零八個好漢中：各能寫出其不同的個性，為一大特色。如李逵與魯智深，皆為粗豪的一型，然有僧俗的不同，李逵打虎與武松打虎，雖同屬一事，復有姿態各異，讀者試於此等處留心一下，便覺其妙。筆者喜讀「水滸傳」，茶餘飯後，每以之自遣，覺其百密中亦不

## 錦思集

林蕙

### 那天窗外雨落着

那天窗外响着 蕭蕭細雨  
我又一次聽到你柔美的聲音  
我說別後的日子像彩霞  
每一個早晨我都等着你的來信  
那天窗外响着 蕭蕭細雨

你垂低了睫毛表示歉意  
又說每天你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覺有疏忽之處。宋江背瘡，央張順去請安道愴，宋江道：「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按宋江背瘡，非同小可，既日危夜，則急迫可知；復日救命，則危機可知。當時戴宗始未奉命往他處勾當，何以不差使同去，論情論理，皆屬不合，迨後日張順偕安道愴既渡揚子江和戴宗始媼其來，取甲馬拴在安道愴腿上，先行趕回，一若預知有揚子江心一案，故不令戴同往，以免麻煩；又似預知船公不殺張順，必將其投至水中，然後再差戴宗去，不致誤却日期，這樣遷就事實，何異削足適履，究不足取。

「水滸傳」中第六十七回，宋江打會頭市，李逵被會昇一箭，正着腿上，身如泰山，倒在地上。花榮秦明飛馬向前，死救歸陣，次日再戰，秦明被史文恭刺着後腿股，倒下馬來，呂方等四將，死命救回。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使人送回山寨將息。然當時何以不併李逵一同送回山寨去將息？是夜史文恭劫寨大敗，次日會頭市主曾遞下降書，宋江要求三條件，內中一條，交出奪馬兇徒郁保四，次日會長官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亦請一人質當。宋江隨即差李逵時遷等五人同去為信。前後不過四日，李逵創傷即癒，甚為可疑。縱即痊癒亦應將息，何來命以為質。倘起痊癒耐庵以問之，恐亦未能自解。

第三十六回，鄆城縣公人，在江丹州府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按前十七回叙宋江面黑身矮。又商議梁山泊之主時，宋江自道有三件不如盧員外；第一件身材黑矮，員外一表堂堂，足見相貌決非漂亮。蔡九謂其不俗，容或清秀在骨，否則亦極矛盾。

#### 五

「水滸傳」後，羅貫中撰「續水滸傳」，其意欲翻施耐庵之案，而「蕩寇誌」，又為俞仲華翻羅貫中之案；其意無非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將，殺人劫舍都為盡有其着落，遂不惜詞費，作一結束；實則多此一舉，反討人厭。傳俞字萬春，號忽來道人，為山陰諸生，所著「蕩寇誌」，又名「結水滸傳」，頭巾之氣，充滿紙上。

難道你還不信賴我嗎  
還有對你那一顆忠誠的心  
(你垂低了睫毛表示歉意)

多謝你那美麗的許諾  
(我沒有比這更大的高興)  
有一天當風和日也暖  
你願意做舵手陪我去航行  
(多謝你那美麗的許諾)

### 為了更大的幸福

如果你的愛情出於真誠  
為了更大的幸福

我願意犧牲一切

你是我的生命，你是  
我靈魂船隻的海岸  
為了能够常在一起  
我此刻沒有絲毫的猶豫

我可以不要詩人的桂冠  
我可以跟隨你一同下地獄  
甚至可以讓軀體腐化  
如果你是那青青的小草地

我願意獻出我的所有  
只要我能够活在你心坎裡  
永遠掀開你愛情的記憶



陳孟

目嫌的鋅板屋彷彿成了火爐，連桌椅也是燙手的。她額頭上、臂膀上、胸膛上、背脊上一滴一滴的汗水宛若幾十條蟲蟻在爬行，叫她坐立不安。沒辦法，只好搬了張靠椅，執了把扇子，跑到屋外去。在枝葉茂盛的楊桃樹下坐定，樹蔭隔絕了陽光，她拼命地搖着扇子，淡淡的涼意終於圍住了她。她的幾個孩子跑來，在她旁邊吱喳地吵着。

「蕃薯煎……蕃薯煎……」忽然，一陣叫賣聲遠遠地傳來。於是，幾個孩子咕噪着要媽媽給錢買東西吃。目嫂正想拒絕，自己的肚子却打起鼓來了。唯有伸手掏錢。

小販來到門前的時候，目嬌就把她叫去樹下。『美嫂，好生意吧？』目嬌招呼道。

「沒有什麼，賺食賺食。」美嬌回答，將手裡的籃子放到地上。

孩子們一窩蜂去搶食物，目嬌一邊叱喝他們一邊同美嬌交談。

「天氣熱得要死，唉！」她說。

「唉，是呀，不知幾時才落雨？」美嬌說，抹抹臉上的汗珠，就坐在自己的木屐上面。她噓

美嫂收過銀角，忽然發現了新大陸，叫道：「目嫲，你買了一對新耳環？」

「是的，不過不值錢。」

「是什麼金？值多少錢？」

「足金，只不過三四十塊。」

「一美女曷住一會，似乎受了委屈，說：『一  
嬌，你的男人真會賺錢，我的男人呢，只會吃屎  
！』」

「美嫂，不要這樣說，我的男人也有不好的地方：你不知道，他是個花心鬼……」目嬌好像也有一肚子牢騷。

但美嫂搶過去說了：「總之好過我的死人丈夫！他一個男子漢，真沒本事，就說大熱天裡，人家的老婆在搖扇乘涼，他的老婆呢，滿街跑；賣糶！」她一口氣說完，眼圈也紅了。

是，美嬌搖搖頭，想把自己的苦衷表白一下，可是，姐姐擺擺手，苦笑着說：「唉！算了，算了，命中注定，沒話說！」；哎，我真長屁股，一坐就不想走！」她立起身，穿回木屐，提了籃子就走。

「慢走慢走，有空來坐！」目嬌把最後一日

蕃薯煎塞進咀裏，邊嚼邊說，且揮手相送。美嫂步至橋畔，忽轉回身，低聲地說：「我有幾句話，不知道應不應該對你說出來。」

「老朋友嘛，有話盡管放心說。」

回到目蠟身旁，美婢猶豫片刻，方才開口，用一種細弱的像呻吟的聲音說：「昨天，我家隔壁的阿婆告訴我，說後街的大金姨罵你，罵你替人牽線，做烏龜婆，才有都布穿，大件金器戴」

「哼！真的這樣說嗎？」目熾氣得渾身發抖，色也變了。

「不知是真是假，隔壁阿婆告訴我。唔，她一定有什麼跟你過不去，才會這樣亂講。」

來，我和她沒講話已有一兩個月，是因為我們在金英家裏賭四色牌，她欠我塊半，只還我一塊，這樣少起來。想不到他在背後罵我，臭婊子！

「她這樣罵人是罵得太粗了，所以我來告訴你一聲。不過，這裏說這裏完，你千萬不好給人知道是我對你講的。」

目嬌發了一回脾氣，謝過美嫂，美嫂自提了籃子，叫賣着去了。

看看天，還是那麼藍那麼亮那麼耀眼。

第二天午後，太陽繼續發揮它的炎熱，似要

晒焦地上的萬物。在人們的感覺中，好像置身沙漠，口乾、喉痛、眼淚，大家都咒罵着老天。  
美姨提着半籃蕃薯煎、香蕉煎，很不自在地走着，有氣無力的喊着，她覺得整個身體都要燒起來，頭昏眩得很。於是，當行經目嬌家門前，她便跑到屋邊的楊桃樹下，躲進陰影裏，坐在地上。她喘着氣，慢慢的，她清醒過來了。  
這時，目嬌走出屋來，拖着一隻受傷的腳，一拐一拐地走向美姨。美姨仔細一瞧，還瞥見她額角貼着一塊膠布，同時左眼頰腫起來，帶着幾條細長的傷痕。  
「目嬌！」美姨驚叫。「你怎麼了？」

「哼，大金姨那個臭婆，我跟她打起來了！」

「是嗎？在什麼時候？」

「今天早上！昨天你走了後，我越想越氣，氣了一個晚上，我說我非要問個明白不可。就這樣，我跑去問她，她不承認，她問是誰說的，她要撕那人的嘴吧。我只好回答，說你隔壁的阿婆對你講的。」去找她們！」她說。「去不是去！我說。我們去找你們。誰知你們兩人都不在，房門鎖着了。我們吵着出來，在街上碰見阿牛嬌。她問過原由，就說：『那天我同阿婆在一起，阿桂姨來談話，是她親口說的！』我們只好去找阿桂姨啦！阿桂姨說：『我不知道，是水嫂告訴我的！』哎，到那裏去找水嫂，她早就不知搬去那裏了！可是，事情非弄個清楚不可，我就說：『大金姨，做人也要存個天良才好，不可隨便罵人！』她跳起來，說道：『誰罵人？你說我嗎？』我回答道：『我沒有說誰罵人，吃辣椒知辣！』她氣咻咻的說：『哼，一張嘴巴倒會說話！替人牽線不是要會說話？』這臭婆！我生氣起來，罵道：『臭婆，你還賴！』她跳了過來，說『你敢罵人！』還打了我一巴掌。我就給她白打？我衝了過去，一頭撞在她肚里。我們就扭打起來，她又打了我幾個耳光，又用手指抓破我的面皮。但是，我撞傷了她的肚子，還打了她幾下，而

且她的頭髮幾乎給我扯脫了。後來，人家分開了我們。可是她還不肯罷休，她罵我。當然，我也罵回她。後來怎樣？哼，這個臭婆脫下腳上的木屐，丟了過來，我一閃，閃到水溝裏，右腳跌傷了，額角跌破了。我爬起來，就要衝去，可是人家拉住我。唉，算了，她也給我打得夠了。」目嬌喋喋不休地數說着，指手劃腳，口沫橫飛，把美姨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這樣，就完了？」美姨揶揄問。  
「不，這還不算完，這只是個暫停；我們中間的賬，有一天總要算清的！」目嬌堅決地說。

## 殘燼

。童常。

宓華西，你的昨日是那麼醜惡  
總有黑痣散佈在你額上  
自從門輪失落的那一天，我認識你  
你僵冷的手要緊握點什麼而握不着  
除了哭喪棒，除了香檳和流行曲  
於是你便把船拋下，把槳折斷  
在懸崖的篝火畔播種你的慾望  
綠酒杯底遂沉溺着你荒誕的夢想  
酒店後門隨風飛揚着你發霉的名聲

你的日子如烏雲，在天宇的佈告板上  
短暫的展覽着你迷惘而空虛的名字  
展覽着你航麟的足印  
宓華西，那年開始你一見光就找穴躲藏  
你是貓頭鷹、你是土撥鼠、你是蟑螂  
你主要的養料是夜，沒有星月的那一種  
你的記憶是一堆堆

一時靜默在她們兩人之間凝定。樹梢有鳥在叫，聲音帶着些微焦躁。  
忽然，目嬌嘆了一口氣，用手輕撫額角，又輕撫左頰、右腳。剛才她說得太過激動，傷處疼痛起來了。  
美姨注視着她，沒有什麼用意地嘆了一聲。終於，她起身告辭，走入刺目的陽光底下。  
目嬌睜細眼睛陰影裏她的背影遠去，一動不動地坐在楊桃樹下的陰影裏。目嬌在想：天氣是那樣的晴朗，幾日內不可能下雨吧？  
陽光，依然熾熱的照耀着蒸晒着大地。

重疊在臭水渠邊無人清理的垃圾  
跟你長大的影子總不知下一步  
踏上的是浮冰還是斷橋  
當搖滾樂再隨風响起  
即使你越過「荒原」也會跌進「深淵」

在群星相爭隕落的黃昏後，宓華西  
我聽到你在冷落的牆角偷偷哭泣  
夕陽流盡了血後將往何處去  
那些隕星又將往何處去？你驀然覺得  
歲月是流風，歲月是無底的潭。明天  
你將成爲一枚過時的銀幣，你是  
塵垢厚重得不得再厚重的那一枚  
你將成爲一把未點燃即被浪費的火炬  
沒有誰的屋子會再容納你存在的例證  
沒有誰的屋子會再反映你存在的例證

宓華西，後天傍晚我將打墓地走過  
朝你的墓碑朗誦你爲自己製作的輓歌



# 「牛皮靴」與「小女孩」

王敬義

靴「上了。」

「小女孩」不會不知道「牛皮靴」的追求，她對他雖無好感，好像也沒有甚麼反感；她讓他在身後，甚至還有點得意之色。那是大學一年級時候的事。到了二年級，已經有人看到「牛皮靴」陪着一小女孩「泡咖啡館」了。當時，那是一個大新聞。不久，「小女孩」剪掉了髮辮，電燙了頭髮。她頂着一頭髮捲，遇到有人打量她，便用手帕按在嘴上「吃吃」的笑。

那一年新聞好像特別多，至少我有這樣的感覺。「小女孩」電燙了頭髮之後，「牛皮靴」居然也不再穿那雙方頭、半高筒的皮靴了。他買了一雙當時時興的半頭黑皮鞋，論到光亮的程度，則又遠超過舊時的那雙。我雖因他的舊牛皮靴受過他不少閒氣，但等見到他腳上登着新黑皮鞋時，却總是覺得他是穿那雙有「感情價值」的靴子看上去順眼些。

「小女孩」到了大三，眼界更高了，同四年級的一位家有汽車的男生同出同入，把「牛皮靴」冷落在一旁。儘管如此，「牛皮靴」對她似乎仍是不能忘情，還常常找機會同她說話，寄信給她，而且，他雖然一年四季的換皮鞋穿，那雙有「感情價值」的牛皮靴，却真的不會再見他穿過；如果最早暗示他不該再穿「牛皮靴」的那個人是「小女孩」的話，那他也總算是對得起她了。

大學一年級時，我曾在學校的宿舍裡住過四個月。宿舍的房間不能算小，但擺了四張雙層床，八張寫字桌，剩下的地方就非常有限了。而那有限的供人行走的地方，又常排滿鞋子，從半頭跳舞皮鞋、海綿底球鞋以至木屐，形形色色，可謂應有盡有。因此，一個人走路時就得萬分小心，否則的話，不是將別人的鞋子踢到某一隱秘的角落，而招來鞋子主人一頓淋漓盡致的臭罵，便是被那些各式各樣的鞋子絆得踉蹌踉蹌，前額隨時可能在桌角上撞出鵝蛋來。但是，對我來說，前面提到那兩種可能的危險，還不是最可怕的。我最怕的是：萬一不幸，一脚踩在「牛皮靴」的那雙亮光光的牛皮靴上！

他喜歡那雙牛皮靴；那是一雙方頭、半高筒牛皮靴；每晚睡前他必定將它們抹好鞋油，擦得光亮照人。他告訴我們那雙靴子是他至友的遺物，而他的至友則是駕練習機失事喪命的。這事他只對我們說過一次，而在說過之後，要是有一不小心的踏在那雙靴子上，他便理直氣壯的罵個不停，甚至握起拳頭，作出「不惜一戰」的姿態。而受到他這種威脅最多的，便是同他共享一張雙層床的我了。早晨摸黑爬下床，或者午睡後下床，十次有八次是要踏到他放在床前的那雙有一「感情價值」的靴子上的。能怪我疏忽嗎？但他那「不惜一戰」的神態，總是能使我乖巧的放棄同他爭論，雖然我極想告訴他，床鋪下邊才是置放靴子之處，而不應放在床前。那雙靴子不僅使他同很多人（包括我）過着戰爭邊緣的生活，最後更逼得我搬出了宿舍，因為，當天氣變得越來越炎熱時，睡在上舖的我，突然無法忍受牛皮靴中昇騰上來的越來越強烈的腳臭味。

我雖不住宿舍了，但「牛皮靴」仍然穿着他的牛皮靴。我們在教室中見面，甚至從不打招呼。我原以為是「牛皮靴事件」造成的，很想找一個機會同他言歸於好，但後

來看到他同全班同學都不打招呼，才知道事情並非如我想像的那樣簡單。一位同學一天悄悄對我說：「喂！牛皮靴在追「小女孩」，你知道嗎？」我恍然大悟了。但仍不能明白的是：這「小女孩」為甚麼定要擺出誓與全人類為敵的表情？

「小女孩」是我們班上的一位女生，她之贏得這樣一個雅號，倒不是因為她「嬌小如香扇墜」。全班十二位女生中，她是唯一留着長髮辮的。留長髮辮同「小」似乎也沒有甚麼關係，但同學們都那樣叫，時日一久，她就成了名符其實的「小女孩」了。有時老師問她問題，她也會不勝羞怯的，時時不忘畫龍點睛點出那個「小」字來。

「牛皮靴」為甚麼要追求「小女孩」，那是我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那是事實，是有目共睹的。當你聽到「牛皮靴」吱吱响起來時，你一定會在你左右不遠的一個地方看到「小女孩」的身影。在圖書館裡，如果你忽然發覺「小女孩」的髮辮垂在你眼前，那你聞到牛皮靴的味道是很自然的。要是你隨在「小女孩」身後去福利社買糖果吃，在站定之後你又偶然的朝後邊退一二步的話，你免不了要大驚一驚，因為你意識到你又踏在「牛皮

# 考驗

馬漢



許仲良捧着帳簿從經理室出來，懷着一肚子氣，默默地回到自己的辦事檯邊，把帳簿碰的一聲拋在桌上，拉响了椅子坐下，一邊掏出手帕揩着額角的汗珠。

「怎麼啦？碰釘子了！」坐在對面的小張拾起頭來，咬着筆頭笑着問。

「還不是這些鳥賬目，搞得我頭昏腦漲，算錯了。但是這也不能全怪我啊，誰不會計錯？那傢伙，犯不着把我訓了一頓！」許仲良怨對地向經理室啾一啾嘴回答說。

「我說老許，中午露絲到底跟你說了些甚麼來着？怎麼回來後就老是心不在焉，難怪把賬給算錯了！」小張調侃地說。

「沒甚麼！」許仲良攤了攤兩手說。

「我看不會沒說甚麼吧！看你這個樣子。我看哪，她準是向你求婚了吧，那麼就答應了下來吧。只要你答應了，她爸爸是公司的董事長，經理非你老兄莫屬，看那傢伙還能神氣多久！」小張故作神秘地眨了眨眼，作了個鬼臉。

「算了吧，你別把我的人格看得那麼低下！」許仲良正經地說。

小張做了鬼臉，聳聳肩，埋頭算他的帳目。許仲良也把帳本打開了，但是看不上三分鐘，却把手中的筆扔下，左手托着下巴，唉聲地嘆了一口氣。心裏想：「天氣這麼熱，偏偏碰到這些鬼賬，真叫我煩死了！」

「要不是因為有家庭負擔，要不是老子沒有

留下半文錢，現在我可不必受這股鳥氣，理這些鬼賬了。——可是，有甚麼辦法呢？老子不名一文，老母和弟妹要活下去，只好受這股氣哩！」他想。

想到這裏，他振作一下精神，再執起筆來，翻開了帳本子，把目光集中在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數目字上面，一手在算盤上摸了一會。算來算去，還是查不出差錯的賬目來，他又不耐煩地把筆扔下，把帳簿推開，左手又自動托起下巴來了。

「下午露絲不是親口對我說：『仲良，爸爸要我把送到法國去學服裝設計了！我希望你同我一道去，這樣，你不是可以隨你興趣去學美術嗎？』爸爸也答應我們不必先結婚，只要答應了她，我馬上可以不必做會計員，馬上可以到法國去學美術，那不是我日夜祈禱着的事嗎？」許仲良想着。眼光又注視了一下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賬目。

「可是，我却對她說我可不能到法國去，因為我的老母弟妹沒有人照顧。那當然是謊話——其實這完全是為了玉冰。玉冰是個純真的女孩子，她是真心的愛我的。現在她不但對我好，而且還像對待親生母親那般的對待媽媽，我怎能辜負她呢？再說，我同她是自小相識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一對，有這麼多年的戀愛基礎，怎麼可以為了虛榮心作祟而辜負了她呢？對！對！我不能接受露絲任何有條件的愛！」

想到這裏，許仲良心中大為興奮，自己就像

做了一件俠義的事那般的有些兒飄飄然起來了。於是，精神煥發，再埋首算賬去了。

不一會，賬目理好了。這時掛鐘响了五下，經理步出經理室，跨着大步出去了，接着外面响起了汽車發動聲。小張拍的一聲合上了賬目，朝許仲良叫道：「喂，好去了呀！你沒有寶身給大通貿易公司呀！」

許仲良也就合上賬目，放進抽屜中，和小張步出辦公室。

剛踏上大街，就碰到了他們那個在小學裡當教師的老同學林金順。他們先是寒暄了一陣，接着各人都談談近日發生的新聞。林金順說：

「你們還記得陳志平吧？他快要結婚了。」

「陳志平，當然記得。他不是一向自以為人長得既英俊，又够風流，酒嗎？」小張說：「他要結婚了，那當然是和鄭玉芳啦！」

「才不呢！他是要和劉秀嬌結婚的。」林金順回答說。

「怎麼？他在學校的時候不是和鄭玉芳打得火熱嗎？」許仲良插嘴說。

「是啦，」小張也說：「他不是給劉秀嬌取了個外號叫烏油桶嗎？這孤芳自賞的傢伙一向對女性的外貌盡其挑剔能事的，怎會捨玉芳而和秀嬌結婚呢？」

「啊哈，美貌又有甚麼屁用？秀嬌是種植家劉金土的女兒呀，據說劉金土這回用五十依葛接種樹膠園作為陪嫁哩！」



「那麼他跟玉芳怎麼了？」小張問。

「怎麼了？那不是簡單，心一硬，一脚踢開就是了！」

「唉，真是！說什麼戀愛至上，說什麼感情基礎？到底還是比不是五十依葛接種樹膠園。」小張說。

「那當然了！愛情值幾個錢？沒有金錢的愛情比苦藥更令人生畏！有了錢，生活享受樣樣有，自然有幸福哩！這年頭誰去相信甚麼真情真意，誰說話該倒霉！」林金順像一個老經世故的哲學家，大發其怨世偉論。

許仲良，一言不發地走着，心裏想：「說也真是！甚麼有感情就會有幸福？這到底還是個金錢世界，有了錢，生活享受全齊了，不就是幸福了嗎？」

「你大概也還記得蔡德發吧？他從師範畢業出來，娶了個同等資格的太太，兩公婆都在教書，每個月有七百多塊錢。教了兩年書，居然有了汽車，還用分期付款方式買了一幢萬多元的洋樓！」林金順又說話了。

「那你老兄也可以找個同等資格的太太，不就一樣了嗎？」小張開玩笑地說。

「我？我那裏有那種本事啊！」

「不是嗎？有了錢，就能有汽車、洋樓，自然也有了地位，就不必受經理的鳥氣了！」許仲良心裏想道：「露絲其實也沒有甚麼不好，她不過就是胖了一點，噲嘛了一點罷了。難得她這麼愛我。難道我……」

「喂，老許，你怎麼老半天都不說話啊？」林金順叫道。

「哈哈，人家老許啊，快作董事長的乘龍快婿了，心裏甜滋滋的，當然不會開口了！」小張打哈哈地說。

「是嗎？那麼，仲良兄發達以後可別忘記提拔提拔我這個老同學哩！」

「哎，你別聽小張胡扯！」許仲良紅着臉說

了一句。

這時，他們已經走了好一段路了，來到了巴士站，剛好有一輛巴士開到，林金順說聲「拜拜」就跳上車去了。不一會，許仲良的巴士也到了，他也上了車。

在巴士上，許仲良的頭腦裏不斷在想着林金順告訴的近事。他想「這的確是一個金錢世界啊！有了錢便有幸福。孤芳自賞的陳志平够現實，爲了追求幸福便拋棄了鄭玉芳，和他一向所不喜歡的劉秀嬌結合。蔡德發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和一個會賺錢的女人結了婚，居然有了汽車和洋樓。」

「我要是接受了露絲的愛情，那麼我還不就得了金錢，有了地位，有了一切生活上的享受嗎？人生短短幾十年，還不是爲了享受嗎？」許仲良想着。接着他想起了身邊那幾對夫妻，丈夫是小職員，妻子不能參加生產工作，只會生孩子，年紀輕輕的就有了好幾個兒女，現在做父母的只能縮衣減食來還「兒女債」，於是他又想道：「玉冰是個裁縫女，她婚後能工作嗎？就算能工作的話，一個月收入也有限。我也就只有一輩子做的會計員，受經理的鳥氣，一天到晚給那些鬼賬目搞得頭昏腦漲了。這怎麼可以呢？我要是能露絲結合，那一切可就不一样了！」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我和玉冰的事啊，我和玉冰自小就是朋友，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啊。她對我很真心的，我怎能辜負她啊！——想着，許仲良不覺用手拍拍自己的前額，嘆了一口氣，心中說：「玉冰，她真是我幸福的絆腳石哩！啊啊，我要怎樣才能擺脫她呢？」想着，他偶爾投眼在街景上，才發現已過了一站了，急忙按鈴下車。

回到家裏，吃過了晚飯，沖過了涼，許仲良便往安樂椅上躺下來，腦子裏那些惱人的問題又浮現上來了：「我到底要一輩子做小職員好呢？還是到法國去鍍金；自此擺脫貧困，獲得一切生活享受呢？其實露絲除了胖了一點以外，甚麼都好嘛；可是玉冰怎麼辦？啊，玉冰，妳真累我太甚了——」

這時，一個少女推門進來，那正是樸素純真的玉冰。玉冰說：「仲良，怎麼吃過飯就躺呢？不去散步嗎？」

仲良一看到玉冰，心裏又煩起來了，他不耐煩地用粗魯的語氣說：「散步散甚麼步？我那種閒情逸緻啊！」

玉冰先是一怔，但她的眉頭略略一皺就又恢復了原有的笑容，去到仲良身邊，低聲輕氣地說：「仲良，你不舒服嗎？一定又是那些討厭的賬目使你傷腦筋了。那麼你好好歇一會吧。要喝杯開水嗎？我替你倒去。」

仲良聽了一言也不發，但心中的煩燥已平息。玉冰悄悄地倒水去了。

這時，對面一所華麗的洋房裏忽然傳出一陣女人尖叫聲，接着是金屬物被扔在地上的響聲。從窗口望出去，一個男人穿着睡衣踉踉跄跄跑了出來，那是屋子的男主人，接着那個肥胖的女人氣沖沖地追了出來，站在門口，雙手叉腰，尖聲罵道：「好，你滾，滾出去！永遠不要再踏進我的屋子。」

「又是那個倒楣的男人被他妻子罵了！」外頭傳來的聲音，顯然是隣居在說閑話了。

「還不是那男子沒有志氣！臭男人工也不做，靠妻子家財過活，吃拖鞋飯，活該被打被罵！」另外一個女人的聲音。

「……」

這些話兒，正如一枝枝的針兒，直刺在許仲良的心上。他心中一陣羞愧直升上來，自己覺得耳根有熱辣辣的感覺。他想：「要是露絲也這樣對我的話，我怎樣可以活下去呢？露絲的脾氣也真不好，我不是幾次看見她對着下人大發小姐脾氣嗎？」

玉冰捧了一杯開水進來了，小心翼翼地放在仲良身傍的小几上，說：「仲良，你好些嗎？開

水在這裏，渴了可以喝。」說完，自己也拖了一張椅子，在窗下坐了下來，面對着仲良。仲良望着玉冰，心中想：「她的性情真溫和，也很體貼。」再望着她的臉，玉冰正對着他微笑。他想：「她多和善啊，她的笑是多麼純真，她的心也是純真的。她這些年來不單對我體貼

，就是對媽和弟妹，也是那麼的關心。爲甚麼我今天會有那樣骯髒的念頭呢？」想着，仲良放低了聲調，叫道：「玉冰。」「嗯，」玉冰應道，站了起來走近他身邊，溫柔地問：「有什麼事？」仲良有一陣溫馨的感覺，連忙站起來，雙手

放在玉冰肩上，親熱地問：「剛才我對你說話不禮貌，你能原諒我的魯莽嗎？」「那裏，我一點也不生氣哩！」玉冰在他耳邊小聲地說：「我知道你一定是在公司裏受了氣，心裏難過才會發脾氣的。」仲良激動地把手箍緊……。

# 我的存在

張力

我會爲找尋一個定義 在

我孑然存在的綫條 思想的小陽台

如綫是點的連續 面是綫的擺動 體是面的位移

而我存在 我是體

面乃太初之原漿的雨焰糾結的燃燒

受時間的推動而遂成一個整體 在

一個只限於三次方程的空間的範疇

（一個四次或五次方程將表一個茫然）

因我的存在不能超越

只是冥冥中一個龐然的秩序裡的一個秩序

司儀口中的秩序

鐘面阿拉伯字母的秩序

地球是一個舞台 默然衆星是一些點綴

我的生命踩着龍套的急步

自一扇門出來 從另一扇門出去

觀者飛砂般的喝采是一些墓碑

——我知道我不需要這些

因我不忍從棺縫泥隙裡睜眼偷窺自己一個石型的勉强的存在

（又何苦製造一些寂寞與委屈一份空閒）

我是一個至爲成功的奴隸主

蓄養着千千萬萬的奴隸

奴役着千千萬萬的生命  
而腦壳的宿舍開始擠擁

我是石縫裡探長頸迎陽光的蘑菇

我是天神七彩長弓裡的一個小份子

我是蝸牛觸角尖的無人注意的積極

我是一粒墮仁核心裡的一點希望

在自我的法度裡 我虧空了時間

帶一面冷冷的沉默 我將被囚

囚於由一根根繁忙的粗鐵條構成的欄柵後

而我將形象我的意志且聯合我的生命力

在鐵欄柵敲起朶朶無形的火花

（這火花影印在世俗的視網膜上即成泥價）

顯現在火花的光輝裡的痛苦 憂悵 消極 落拓 寂寞 彷徨

一切的鉛灰色 所有的誘惑却是患了嚴重瘟疫的

（我將遠遠地躲避）

這善於傳染的精髓們只配窺我魁梧的背影

我的存在是細菌裡的細菌

我的存在是一個太陽系或銀河系

我的榮譽被虔誠的信徒如聖詩般朗誦

飄至天國 縈繞於教堂的尖頂

我的榮譽被人如涎沫般啞棄

沁入地壳 沁入煉獄的河底



# 船

△梁誌慶▽

巨輪自遠方駛進了港灣，泊靠了碼頭，走完它迢遙的旅途。徜徉於港灣的船隻，此刻是休憩的時候了，彷彿是跋涉千山萬水的旅人，疲倦了，便暫時歇腳養神。然後，巨輪又迎接一批新的旅者，乘風破浪，航向遠方，把人的思想作更遠的探索。

它那龐大的船身，表示它的堅毅與果敢，否則，怎能橫渡重洋，怎能耐得起浪濤的衝擊，怎能耐得起風風雨雨的摧殘。

人有四方之志，智慧是不愿囿於狹窄裏，時時都振振羽翮，作一個一萬八千里的翱翔，有時是振了又斂，抖了又抖，慷慨時，人都喜歡站在山之巔，水之涓，對遼闊的遠方有了嚮往，撩起懷緬的幽情。

「海之涯是何方？」人們這樣喃喃而語了。

遂有古代的哥倫布，向西班牙的王國討得船隻橫渡大西洋。

「我要張征帆，作一個長遠循環！」麥哲倫更堅決地說了。也因而他完成他的航程，歷史是這樣寫成的。世界上的人從此緊握了友誼之手，有了共同的理解。

你問我為什麼嚮往船，愛在碼頭上遠眺？啊！朋友，只是在我茫

然之中對海天那一綫，仍然存有和先人一樣的嚮往。這不是偶然的，打從年小時開始，我對船便有了遐思。

那時媽媽教我摺紙船，把紙船放進小溪上，任其隨水飄流，飄遠了，把童心帶到海洋，對船便開始有了遐想。

進了學校之後，聽老師講「魯濱遜飄流記」，聽得非常有興趣，對於在海上顛簸流浪的老人，起了崇敬。那時便也對紙船失去了興趣，認為紙摺的船，只徒然有其形樣兒而已，略經流水激蕩就沉淪了。

於是，我開始把興趣轉移到河上的小船了。時常我與幾個同伴呼嘯一聲，跳上船去搖櫓；我們一邊搖船，一邊唱歌談笑，幼稚的心快樂得開了花，思維就因而啓發了。我便由溪想到河，想到海；從紙船想到小木船，想到大輪船；而且嚮往大輪船了！唉！這顆年幼的心就是那麼的不寧靜。

看到巨輪邁進，我彷彿覺得自己像是坐了大船，逍遙遨遊了。在每一個港口，我喊出它們的名字。古埃及的金字塔，是一頁歷史的滄桑；愛琴海，你的名字是多麼富麗

詩意，且告訴我你智慧的言語；夏威夷，我要你的女兒，把花圈套在我的頸上；……。

而時刻，若是你問我為什麼還要到海邊徘徊？啊！朋友，當我看海，雲雲壯志，把自己的人生創造得更完美，而我的小船，却在灘頭擱了淺，我的心情又不能安寧了。是一個多彩的黃昏，大夥兒同輩的青年伙子，第一次推動了自己

的小船，帶着金黃的夢，開始在海面上張帆。

「划動的船，張開你久摺的帆，乘長風，駕怒浪，向海洋作一個互古的叫嘯。」

把心願寄托在船上，把希望擲向美麗的明天。別把你的槳擱了，來！大夥兒一齊划！

唱出你壯懷的歌，和海洋一樣廣闊。」大夥兒划得很起勁，划着自己

的船，這是年青的航程。青春——燦爛的花，朵朵朝向太陽。可是，這初航的旅程，有一隻船擱了淺。

「誰？」「我！」而這些遭遇就使我想起無涯的海了。

海洋是繁喧的，海洋是廣闊的，既迷離而又多波折。潮起潮落，大海永遠是無休止地奔騰，浪濤還是一個越過一個，

扒向前去，爭先恐後，不進則退。當海潮報漲的時候，你看到的是海水的揚威，隱隱的灘頭的醜陋與落寞。你會想到那些可憐的魚，在水裏掙扎與浮沉。——當山樣的波濤湧來，他們被抬高；波濤過後，牠們就沉沒了。激來激去，可憐的魚兒就只是隨波浮沉了。

當海潮退落時，灘頭是落莫的，時時可見被棄的斷槳，貝殼，死了的魚，……擱在灘上。

「你可以從海的廣闊與深邃去蠱測它的秘密。」你自己想。而我所懸念的是海上的船，不管是小船或是巨輪，它對於我同樣感到有意義。在海上，當夕陽晚照，瑰麗旖旎，赤瑪瑙似的海，金鱗耀耀。毅然推船入海，你的船就在萬頃波濤裏航行，潮起潮落，凌波

接浪，風呼雨打，有時會打斷你的桅，折了你的槳，那時舉目茫茫，你人也茫茫。

見過迷濛的海，迷離剔透；風暴的海，喧囂危險；平靜的海，天藍水綠，有時金光耀耀。這三個意境倒是現實的。

「你是不能囿於一個境界裏航行，你需要的有毅力果敢的長征。」鬚子是鹹腥的人說。

天的暮，海的野；天湛藍，海迢遙，只有堅毅的信心，才會推動

擱淺的船，我想。要的，是海闊天空的心胸，山樣的壯懷，不必懷疑，大船比你更忠實，它願意與你同受風風雨雨的襲擊，駛向明日的早晨。

# 偏照的陽光

夢平



五月，太陽把它充分的光與熱輻射到赤道邊緣的大地上。空際震盪着一股熱流，柏油馬路化開了，行人好像同自己的影子競走似的，把那小黑影撇在腳跟後，讓它緊緊地追隨着。急急的腳步，滴滴的汗水，人們從街上經過，就好像經歷一次蒸浴。無論誰，只要把腳步擱在走廊上，便馬上摸出手帕，揩拭滿頭滿面的汗水，緊跟着的便是一聲太息。

財媽催促財仔趕緊前行。財仔紅着小臉兒，只顧抱在懷中的一具洋娃娃；他把包着洋娃娃的紙張撕破一小塊，眼睛瞅住露出來的洋娃娃的眼、鼻、嘴。哇，多麼清秀而細緻呀！財仔的心顫了顫，停下腳步來；財媽用力把他拉了一把，說道：「走快一點啦！」

好不容易，財媽才帶着兒子，走近車站，爬上還未開行的一輛巴士。

坐在車廂里，財媽用手帕把財仔臉上的汗水揩拭乾淨，然後她才自己抹了一把。噢，汗珠接着又如注地冒出來。她開始感覺到在車廂裡的熱流更難受，好像車頂上，放置着大量的赤紅的炭塊。

財仔沒有注意到他媽媽爲他驅熱招涼的種種姿態，他正用手捏着洋娃娃的鼻葉，他覺得這比福中用攪麵粉做人頭有趣得多。這時，財媽看見

兒子脣邊漾起滿是的微笑，她心頭有無限的歡愉。她把眼光投到車窗外，滿眼朗耀的白光，使她不敢直視。望着眼光，她忽然記起了一句話：「母親的愛，似太陽的光，普照着世間的偉大。」她想又想起，看看孩子，望望陽光，她嘴脣又漾起一個愜意的微笑。

這時，有一個年紀不到十歲的孩子，從車梯處爬上來；他手中提着一籃子的零食，逐一的向每位搭客招徠。

他走到財媽的座位前，眼睛向財仔橫了一眼，對財媽說：「阿媽，買些東西給孩子吃嗎？」「走開！」財媽的聲音很大。連瞧也沒瞧他一眼。

財仔聽見聲音，把視線自洋娃娃身上移過來，他眼睛一亮，嘿，他那籃裡有附着銅笛子的糖果。

「媽，我要那種糖，你買！」財仔指着說。「不，我不許，那些東西體得要命，不可以吃。」財媽嚴厲地說。

「媽，我要，我要哪……」財仔叫嚷起來。賣零食的孩子伸手指到籃裡去，他以為這一下，準可以賣一角五分錢。

「走！你賣的東西吃了教人肚子痛，我說過不買就不買。」財媽的臉色冷峻地。但倏又換了

一個笑容對着財仔：「阿財，你別嚷，我們家裡的朱古力糖有的是，回頭我給你吃個痛快。……」

「媽，我要咧！福仔有，我也要，除了糖，還有笛子……我要……」財仔站起來，吵着要，還伸長着手。

賣零食的小孩子又移近了兩步。車上的搭客把眼光掃集在他們三人的身上。

「還不快走，要我趕你咩？」財媽的眼睛瞞着一股兇光，賣零食的小孩惶恐地退了兩步。

財媽用最快的速度從她的一只膠籃裡摸出一枚蘋果，遞給財仔。財仔把它接過手，才靜了下來。

這邊，賣零食的小孩子底眼光黯淡了。他提着籃子往後退，不小心撞着正在賣票的售票員，手中的籃子翻了，東西散落在車上。售票員扳着臉，罵了一句粗話。

本來巴士要開行了，現在只好延長一兩分鐘。一個好心的老人，幫小孩子把東西拾放在籃子裡，他狼狽地直起身子，向那老人道謝一聲。他正想向售票員說聲「對不起」，售票員狠狠地用剪票器在他頭上敲了一下，申斥道：「你這死馬騮，你還不趕快滾嗎？人家爲你就誤了時間。」

他摸着頭兒，慌慌張張地跳下車梯。財媽的



氣，彷彿是售票員替她出了一口似的，她感受到鑒賞笑劇那樣的快感。

車開行了，涼快的風使財媽吁了一口氣。財仔的眼睛一直溜向窗外，兀的，他抓住母親的手，問道：「媽，天這樣熱，那孩子赤着上身，赤着脚，他不怕晒？不怕生病嗎？」

「這是他的事，用不着你來想，人家的孩子，是人家的媽媽的事，你不必操心。」財媽說。財仔聽不懂，他眼睛裏依舊耀着疑惑的光芒。財媽用手帕把他手中的蕓菓抹乾淨，說：「阿財，乖，吃這個吧！回到家裡，我再拿一個凍冰的給你吃……我疼你的。」

這天，財仔入睡時，他嘴角漾出睡夢中奇妙的微笑。

「啊，孩子的睡態是可掬的！」財媽心裡想：「他，口唇微微翕動着，如同一隻紅翅的蜜蜂。」

她禁不住親情的激盪，俯下頭去，輕輕地在孩子紅潤的頰上一吻。當她舉起頭來，她又瞥見孩子環抱着洋娃娃，她輕輕地從孩子手中把洋娃娃取過來，仔細端詳，一撫再撫；那具紅衣藍裙的洋娃娃，她挺秀的鼻翼上那一劃刀痕，愈看愈刺眼，彷彿有一隻螞蟥在她眼眶裡爬行一樣。一股忿火猛烈燃燒于胸腔裡，她低聲咒罵起來：「天壽仔，沒教養的雜手雜腳地亂動，好好的一個洋娃娃，才買來便給他破損了……」

方才，從財仔的哭訴中，財媽得知隔房的福仔把洋娃娃搶去玩，而且用小洋刀把娃娃弄損了。當下，她很想把福仔抓過來，揍他一頓，好教他學乖。可是，當她經過隔房的門限，用一對眼睛搜索福仔的時候，福仔的媽（有福嬌）却一臉和氣的問她：「洗了衣服沒有？房裡沒有福仔的影子，財媽應了一聲『沒有』，便把樓板踩得『鐵他鐵他』地發響的走開了。」

財媽把髒衣服收拾在大盆內，然後把大盆托在腰間，走到洗衣間去了。

在洗衣間裡，財媽先把衣服傾倒出來，放在一邊，然後，把肥皂粉倒在盆內，攪和在水中，盆裡的水面起了許多泡沫。她把一部份的衣服放在盆內，開始洗了。

忽然，福仔出現了。他走近財媽身邊，拿起杓子來舀水洗手，財媽出其不意的伸手抓住了福仔。

福仔一怔，臉色發白，他抖着聲兒求饒：「財媽，我，我跟你說對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把……」

財媽探手捏住福仔脅下的軟肉，氣急地罵道：「啐，你這死馬騮，你想玩，你可別想壞了你的心肝吧！人家不借你，你就可以弄壞人家的東西呀？哼，我非教訓教訓你不可……」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財媽，你原諒我一次吧，我以後不敢了！……」

太陽升起來了，是另一天的開始。朝陽大大的，任誰望了都低下頭來，接着一聲喟歎。

財媽探窗望了一下陽光，忙着把早餐弄好，又趕着去洗衣，她這兒忙了一陣，那兒忙了一番。因為今天她要帶着財仔回娘家一行。趁早啓程，就可以免被毒熱的陽光煎炙。

半年多了，財媽爲了家務脫身不得，爹娘幾次來信催她帶孩子回去一趟。這次，把財仔帶去給爹娘看，他們老人家準會笑開了嘴巴，搶着抱財仔。她想，她止不住心頭的喜悅，臉頰泛上了笑意。

福仔和他的弟弟阿德在樓板上跳來躍去。福仔嘴裡吹着銅笛子，「吱吱吱」地發出聲響，阿德追着福仔，嚷着要向他借銅笛來吹。

財媽聽到銅笛聲，她想到財仔也喜歡銅笛子，財仔或許也在追着福仔，伸着手向他借來吹。福仔爲了報復，財仔準要吃虧：她想。

真所謂「疑心生暗鬼」，財媽往這兒一想，便把工作放下來，站起身來找財仔去了。

福仔的遊伴，只有阿德一人，財仔沒有同他們在一起。財媽心如鹿撞，衝着福仔，便問道：「福仔，阿財呢？你看到嗎？他在那兒？」

「福仔，阿財呢？你看到嗎？他在那兒？」

「福仔，阿財呢？你看到嗎？他在那兒？」

「福仔，阿財呢？你看到嗎？他在那兒？」

「福仔，阿財呢？你看到嗎？他在那兒？」

「福仔，阿財呢？你看到嗎？他在那兒？」

我以為你叫他到騎樓下的攤子去買東西，所以沒有叫住他。」

「哎呀，糟了！」財媽急得跳了好幾寸。「有福嫌你也真是，我那裡會叫五歲的孩子去買東西？」

「嘿，財媽你急忘了！你不是叫財仔去替他爸爸買過一包香烟嗎？那時，你還在我面前說，阿財人小鬼大，真能幹……」

財媽感到一陣木訥。繼而，她一扭頭，發足朝梯口處跑去。

財媽衝到騎樓下，連聲問擺攤子的喜誠伯：「財仔呢？」他回答她說不知道，因為他一直沉迷在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的趣味中。

財媽聽後，像一隻發楞的驚鷺；她的髮際，冒出了驚懼與緊張交織的汗珠。

喜誠伯催她趕緊去找，免得發生意外。從這裡只隔一段橫巷，便是街口，那兒車輛多得像蟻巢被人搗壞的螞蟥一樣。

財媽一想到「馬路如虎口」，一陣痙攣通過了她的身心，使他沒有想下去的勇氣。

她在附近的巷子裡，略略找過一遍，便發瘋似的趕到街口去。

驕陽一無遮攔的傾照着，使人要頻頻地掏出手帕來抹汗。財媽汗流浹背，但這時她是不會顧到那溼溼的汗水的。

她趕到街口，那兒正圍着一大堆人。她一顆心一直沉到底了——幻想似乎比她所看見的情形還真切。

她急得喘喘地擠前去，人們蠢動了一下，讓開一條小道來，她擠進人潮裡去。嚇，那是一椿車禍！一個小孩子呻吟在一輛德士旁。

財媽的腦子有點暈眩，那個着新衣的小孩，不是她的財仔還有誰？她來不及看清楚，撲上前去，滿口喊叫着「阿財」。

財媽把孩子抱在腿上，孩子一靈不昧，喘喘

地發出呻吟，是那麼虛弱。她盤開他的手，瞧了瞧他的面部，頓時她嚇得軟坐下去：他的額頭發腫地充滿淤紫的血，鼻子、嘴巴都在滴着血，血……

「我的兒呀，我的阿財，你要好好的醒過來呀……」她歇斯底里地哭起來。她的嘶叫聲是那裏撕裂心肺地哀愴。

「你這千刀斬、萬刀割的沒眼鬼呀！」財媽的目光迷離，她漫無對象地指着觀眾：「你不得好死呀！我的兒子前世搗過你的骨頭缸咩？你狠心把他撞成這樣……」

接着，財媽又放聲啼哭起來，那聲音就像深谷裡的猿聲一樣。圍觀如堵的人，都流露着愴惻無助的黯澹神情。

財媽一邊哀號，一邊咒罵，那麼哭哭叫叫的，盡忘了這時刻她應該出何計策才是上計。當她哭得頭昏腦脹，天黑地暗的時候，有一個婦女在她的肩膊上重重地拍了幾下，她抬起頭來，茫然的眼光透過了她如麻的淚點，許久之後，她才迸出一聲來：「有福嫌！」她偏着頭搜抱着重傷的孩子又哭起來。

這情景，使有福嫌呆了一忽，她不知怎樣開口。站在有福嫌身邊的一個孩子睜着眼睛，目瞪口呆地出神。

有福嫌把那個孩子拉在財媽跟前，提高着嗓門：「財媽，你認錯了！你的阿財在這裡啊！」

這時，財媽猛然一怔，她定眼一看；哇，財仔就在她眼前！這是夢，還是幻覺？他使勁地搖着頭，好讓整個腦袋清醒過來，辦清眼前的什麼才是事實。

「媽，」財仔莫名其妙地叫着。

這下子，她才醒覺到這是甚麼一回事。

她連忙把懷中的孩子扔在街上；重傷的孩子緊緊地吸着氣，呻吟的聲音更微弱了。財媽像拋掉一件無生命的東西，她沒有回頭來瞥人一眼，

便伸出沾滿血跡的手把財仔攬腰一抱，不顧一切地排開眾人，緊步的離開了。

走了一程，財媽把財仔放下來，牽着他的小手在歸途上趕路；她滿口嘟囔着「衰」字。

太陽升到無雲的天心，在她母子倆頭頂上照耀着，他們的影子盤縮在足下，是那麼可憐的一點。

「真衰，遇到迷眼鬼……」

財媽揮去身上的汗水，就像要把那衰氣也拂走一樣。

萬里晴空，白雲一朵朵地漫然舒捲；陽光大量地把光與熱傾照而平分給大地上每一寸土、每個一角落。可是，這在財媽是不會領悟到的。

## 舞

秋朗

不要以為我有瘋狂的傾倒  
讓我發展我自由的個性  
當年青的人們正狂歡的時候  
我何必偽裝上道學的假面具  
盡歡於這青春歌舞的時刻  
而該寧靜的日子便寧靜  
有時我偏愛柔靜的夏夜  
獨坐迴思直到天際夜星的隱去  
有人說我逢場作戲  
我也否認人生是個舞台  
今夜感謝舞蹈使我認識了你  
熱情的音樂中有我说不出的心情  
是否這也是一場短暫的春夢  
明朝夢過我們又將相忘  
不要笑我有太多的痴想與稚情啊  
我已決定緊記這良宵與你



# 友

# 情

吳靜子

我負了一筆還不清的「情債」，這既不是「相思債」，也不是「單戀」，而是那許多新舊牽連如蜘蛛網一般的「友情債」！

真的，我這一筆複雜的「友情債」是永遠還不清的了。我為甚麼會負這一筆複雜的「友情債」呢？遠因是我從娘胎裏帶來了十二分的熱情，以及極大的同情心。記得我唸初小一年級的那年，我讀到課本上「朋友多快樂多」的字句時，心裏就認為它說得很對。因此，我從小就愛交朋友，所以在少女時代，我的朋友特別多，在昔日同讀同遊的日子裏，我領略了朋友多的生活樂趣之外，還領受了朋友們互勉互助的好處，於是我在青年時代就極重視「友情」了。近因是我在本邦生活快要十五年了，為了工作和愛好文藝的關係，我自然又交上許多朋友，除了大部份的同道之外，文化界和新聞界的朋友也不少，再其次是少數的家庭婦女。

我和同道們來往，自然而然的交換了教書的經驗，使自己在工作方面有所獲益而知改進，因而解決了教學上的不少難題。與第二類的朋友接近時，可使我知道不少文壇上的掌故、動態、以及在寫作方面

的新技巧和風格。尤其是我很喜歡與那般青年文友們在一塊兒，因為我發現他們都是熱情坦白的。每次我和他們相處時，聽了他們那爽朗的笑話，看到他們那青春的姿態，我的心情就彷彿回到青年時代去了！至於那些家庭婦女中，有幾位的性格和我的相似，而且各有所長，又富進取心，真是難能可貴。誰說她們是平凡的？於是，她們也成為我的好朋友。

我在新的友好林太太家裏，學會了不少的醫藥常識，她愛種花，更愛插花，擅長自製精美的西點，於是從她那兒知道了一點種花的經驗，插花藝術，也懂得做一兩種西點來招待賓客了。

我又在本地的多年好友鄭太太那兒，學費令人拍案叫絕的永春「菜豆飯」，又明白一些種柑桔的常識，因為她的鄭先生親自種了許多柑桔樹，很有成績。

我還在市場的擊友余老板娘的庭院裏，認識了一種具有退熱奇效的草葉，它有一個生動有趣的名字——「落地生根」，不大不小的橢圓形，葉面略厚，水份多，它的特性就是一落在地上即生根再生長，更奇怪的，如果把它壓放在書裏，

不但會枯乾，反而還在葉的邊緣生出嫩芽來呢！她告訴我飲服的方法：捏出五六片葉汁，用杯盛着，再滲入少許蜜糖，若小孩發高熱度時，飲服一兩次後，熱度可全退。不久，我的兩個孩子同日發出高熱，我記起她說的話，立刻如法泡製，小東西服用兩次，果然熱度完全消退了！真是經濟而有奇效的退熱良方。

記得一九五九年我在K城××中學任教時，因為鐘點不夠而兼訓育員的職務，從未幹過訓育工作的我，當時的確有點害怕做不好，幸而有一位和我頗談得來的同道前輩，他會再三的鼓勵我：「……吳先生，的確這訓育工作是吃力不討好的，但是，你千萬別性急，如果遇到棘手問題時，你也不必頭痛灰心，古人不是說過凡事「速則不達」嗎？所以，你必須要有十二分的忍耐，還有基督的犧牲和博愛的精神去對付頑皮的學生，人類都是具有天賦的「良知」的，你如用誠懇的態度去勸說他們，對方必定會受感動而從善如流了。……」我依照他的話去實行，果然那一年得心應手，平安無事。

然而，最使我感激難忘的，還是M這位同道知交了，她的性格極爽朗，又有一副熱心腸，所以凡是朋友們有困難事找她商量時，她總是同情而盡心盡力援助的。因此，她獲得一個「及時女宋江」的好綽號，確是名符其實。

翌年尾才痊愈，醫藥和滋補費花去三千餘元，弄得我負了意外的債，因此周轉不靈，影響我有三月之久無法繳交××會月費，負責人催交，且有少數人說了好不順耳的話，（她們竟是我多年的朋友）M聽到了，當時就率直而帶點氣憤的說道：「……吳是我們大家的老朋友，難道你們竟因她一時交不出三個月區區數十元的月費，就怕她以後付不出嗎？好吧，我來担保，如果她以後真的拿不出錢來時，由我負責代她清還好了！……」

於是，她們才允許我緩交。可是後來我仍然無法交付，我坦白的把不能清還欠款之苦衷告訴了M，她懇切的安慰我別苦惱，她實現了諾言，設法借錢給我，一口氣還清了半年的欠款。我的心裡丟了一塊石頭，肩上似乎卸下了百斤的重担！

由於那次的事實，我深深地體會了困難時，真正友情的溫暖與可貴！也明白只有在困苦中才可以辨出真偽的友情啊！

我結交了上面這些男女朋友們，獲取了他們的優點，來彌補自己的短處，這樣，不但使我在各方面有進步，而且還增加了各種的生活情趣，使我歡樂地向着光明的大路奔去，這都是他們的純真高貴的友情的賜予，我真是他們的太多太多了，我是何等幸福！我怎能不珍惜這茫茫人海中的使我歡樂、進取的偉大的友情呢？……

# 走向光明

林 綠

隔絕許久的友人松，突然自遙遠的吉打給我捎來一封短箋。信雖然簡單，却帶來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我與蓮已于今年春天，勇敢地走出了那窄狹黑暗的地方，在這裡共創一個新的天地了！」……

我讀信後，心情激動欣喜。我等待這樣的消息已經太久了。

五年前，我們一家離開了居住將近十年的小鎮，遷往南馬一個僻靜的鄉村去。我們動用了全部的儲蓄在那裡買下了一塊十五依葛的土地，打算栽種駁種的橡樹，重振頹敗的家業。那年我剛在城市裡修完了中學課程，因為家境的需要，使我無法像其他同學一樣踏入幸福的大學門檻，我只好暫時壓抑着一切慾望，安安心心地跟着家人去鄉村幫忙復興家園。

那個鄉村，有着一切鄉邑的特色：靜謐、簡陋、和平，周遭為一片鬱鬱蔥蔥的樹林所環抱。我的日子過得雖淡薄，但不會苦悶寂寞。白天，我隨父親到園裡工作，傍晚則與一般青年朋友在茶室喝茶聊天。在鄉村，茶室是唯一的去處。而到了靜謐的夜裡，我仍舊一如在城市時一樣埋首黯黯的煤油燈光下用功，希望將來仍有深造的機會。

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光景，便與村中的青年相處得有如多年老友。其中與我最要好的，除了松外，還有思、靈、祥等。我們五個人每天黃昏時分總會聚在茶室裏聚頭閒聊一陣。他們四個人似乎都有着同樣的遭遇：都唸過中學，但都沒有修完課程，只唸了兩三年。但環境是不能阻止向上的心的，求知識並不局限在學校，他們在家裡也一樣勤力自修。所以，松等都有相當的修養與思想。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總覺得松帶有點憂

悒氣質，不過，思他們不會提及，他自己也沒有談起，我自然不便魯莽探詢人家的心事。

大約是我搬去的四個月後吧，一天下午，住在下街場的蔡老頭忽來要求我給他兩個在小學裡的兒子補習功課。蔡老頭約莫五十多歲，是經營小型酒吧生意的。那是村中唯一的酒吧。

對蔡老頭的請求，雖然我心裡不大樂意，却也不好拒絕。為了我白天的時間要化在翻種的工作上，晚間又要好好做些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勉強答應下來，並把他原定的每個星期六個晚上授課改為三晚，並且講定只授一個鐘頭的課。

這樣，我當了蔡家的家庭教師。

蔡老頭除了明富兩兄弟外，還有一位頗具姿色的大女兒玉蓮。我最忘不了的是她那雙黑黑的迷人的明亮眸子。我第一晚去上課時她就坐在櫃台裏，用那一對使人心動的眼睛望着我，弄得我非常不自在。蔡家的四個小寶貝，雖然頑皮，但很聰明，教起來一點也不吃力。倒是自從給他們補習後，我與松他們的聚會無形中延遲了一些時間。我們本來每天晚飯後都會在一起散步聊天，一直到九點左右才分手。

是我給蔡家兄弟補習後三個星期的一個晚上，我從蔡家出來，到茶室去與松等會面。我才踏進茶室從容坐下，思就劈口道：

「霖，幫個大忙行不行？」

「什麼大忙？」我邊問邊找位子坐下。

「做橋。」靈接口答。

「什麼？」我茫然不解。

「做松與玉蓮之間的橋樑！」思解釋道。

「哦！」我明白過來。朝着松笑道：「怎麼對玉蓮發生興趣了？」

「豈止發生興趣，他們已經相戀兩年啦！」

祥搶着說。

我轉眼向松，投以詢問的目光。他紅着臉咧嘴笑了笑，點點頭。這下子使我更迷茫了。我說：「既然已經相戀兩年，還要我拉什麼關係？」

「這其中自有原委。」思呷了口茶清清喉頭，緩緩說道：「松和玉蓮是青梅竹馬的伴侶，小時候一塊上學，長大了發生了情感，這是極其自然的事。可是，在老一輩人看來，就不簡單了。小地方的人，樸實、忠誠、坦率……樣樣都好，就是對男女關係還很保守，仍極力主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頑固得很！松和玉蓮的父母都不贊成他們來往，而且還千方百計加以阻撓。當然，挫折是無法阻止愛苗的成長的，只是這期間困難重重是可想而知了。」

思的話不錯，封建思想的毒素還很根深蒂固地遺留在一般鄉村人的腦裡。這點我早就知道。多少苦命的弱女子，就犧牲在這殘忍的禮教下了。我還親眼看見我的一位遠房親戚為牠活活地吞嚥了。

獲悉了松與玉蓮的事，我才頓悟他平日隱隱約約顯露着的憂悒了。原來是為愛情而苦惱。只是，有一點我不明白，他們既沒有機會交談，（因為玉蓮不准許隨便外出）却是用什麼方法培養愛情的呢？於是就問松道：「你們平時既無機會交談，那麼是用什麼法子互相聯絡的？」

「寫信。」他答。

「然而信又怎樣傳送呢？」

「這個你恐怕就猜不到了。」靈插口道：「他們來往信件，都是在我們『守風』之下偷偷從窗口傳遞的。有時候一個月才來往一封信，可憐得很！」

我不禁深嘆了一口氣。他們的愛情原是如此多難啊！

對於松的要求，我當然是答應了的。這是義不容辭的事。幫助人去追求快樂與幸福，誰能拒絕？



這樣，我做了松與玉蓮之間愛情的橋樑。利用了教書的方便，我去時將松的信秘密傳遞給玉蓮，離開時又把她的回信帶走。玉蓮的父母，怎樣也想不到我這個他們尊敬的家庭教師竟會串通幹起違背他們意旨的勾當。

我必須承認，玉蓮確是一位可愛的姑娘。她不僅樣貌美麗，而且學識亦不錯。這點可以從她寫給松的信中看出。如果單憑在小學裡修來的知識，實在不能够有那麼高的程度。顯然，她在家庭必還時時埋首用功。像這樣的女孩子，松怎會不傾心呢？

日子在無聲中溜走，我們搬到那裡已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了。自從助松有機會與玉蓮頻頻互通魚雁後，他不復顯得憂悵而成為我們之中最多話最快樂的人。愛情的力量，確是神奇啊！

有一天下午，我從園裡回來，洗過澡，正想躺下休息一陣，恢復一日的疲勞，松的蒼白面孔却出現在門口。我的倦懶也消失了一半，趕忙爬起來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略略鎮定了自己後，才說道：「今天有人來與玉蓮相親！」

「啊！」我吃了一驚：「你怎會知道？」

「靈告訴我的，我也親自去看了。是一位城市青年，駕着一輛發亮的汽車。」他急促地說。

「結果呢？」我感到不安了。

「我不知道。我就是要你今晚向她探詢一下的。」

「好的。」我答應着，他憂鬱地走了。

松走後，我再無法安寧休息。因為我知道，如果相親不幸成功了，一幕悲劇就要上演了，好不容易挨到了黃昏，我急忙趕到蔡家去，比原定的時間早了許多。一進門，並沒有發覺屋裡有什麼異樣，玉蓮滿臉愁容坐在書桌旁，看見我到來，點點頭，予我以一個淒涼憂悵的笑。那

一雙明亮的黑眸，也彷彿失去了昔日的光芒。我心緒不寧地胡亂授了一點課文，便要他們自己溫習。趁無人注意的當兒，我在紙上寫了簡單的三個字，推到她面前：「怎麼樣？」

一會，她的回條過來，寫着：「以自殺為脅，暫渡難關。」我看後鬆了一口氣，將它塞進衣袋裡。

授完了課，我匆匆趕到茶室去。我們約好了在那裏見面。我一抵達的時候，四對焦急的目光馬上投向我。

「沒有事。」我從容地掏出玉蓮的字條。

松等搶着看了，臉上都顯露欣慰的笑容。

「玉蓮很聰明，」靈翹起姆指，由衷讚道：「雖然是一般被壓迫的女性所慣採用的消極方法，但却可使蔡老頭不敢輕舉妄動了。」

不錯，蔡老頭疼愛女兒，而且只有這點掌上明珠，玉蓮以死抗讓，當然會產生效力。

「你知道何以靈說蔡老頭不敢輕舉妄動麼？」祥忽然歪過頭來，對我說道：「就在你還沒有遷來這裏兩個多月前，村中有位名叫阿香的少女爲了父母不答應她與一位割膠工人結合，而投井自殺了。」

「男主角是誰？阿香的父母呢？」我問。

「男主角你不曾認識的。他在事情發生後的第三天就離開了這裏。至於阿香的父母，嘿，就是玉蓮隔壁的張老頭！」

「是張老頭！」我想起了那佝僂的老魚販。

「這件事發生在蔡家隔壁，玉蓮的方法無形中又增了幾分威力。不過，」我沉思了一會，才對松說：「玉蓮的父母是不會就此屈服的。你們既真誠相愛，為什麼不好好計劃一下呢？」

「你的意思——？」松不解。

「離開這裏！」我提高了聲浪，有點激動。「是啊！離開這窄狹天地！」思等都同聲附和。

「不行。」松搖搖頭，報我們以苦笑。

「怎麼！沒有勇氣？」思少銳地問。

「怕吃苦！捨不得拋下溫暖的家！」靈的語氣中充滿嘲諷。

「爲了你們的前途及幸福，松，你應該勇敢面對現實。」祥也開口了：「如果經濟有困難，我們大家都會幫你。」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的關懷！」好久，松才感動地說。我看見他深邃的瞳子閃起了一片光芒，但很快又消失了。

「這不是錢的問題。我幾年儲蓄也足夠化一個相當時期。」他接着說：「最大原因是我們都還不到法定年齡。連今年才十八歲，我廿歲。」

「這並不能成爲你們幸福的阻碍，」我道：「只要走得遠遠的，他們那裏去找你們呢？再說，天下沒有不愛兒女的父母，他們雖然反對你們，但事情已成定局，我相信他們決不會認真追究，因爲這無論對誰都沒有好處。我看，你還是好好考慮一下吧！」

松沒有再開口，只是搖頭苦笑，我們當然不再再說些什麼。

以後，我仍舊替他們傳遞信件，仍舊每晚與松等見面。每次談話中，我總是要松表明態度，而他的回答常常是一個苦笑。漸漸地，連我也覺得他太懦弱了。

到了第二年夏天，爲了某種原因，我們忍痛割讓了已經打下很好基礎的園地，舉家遷離了。臨走的那天早晨，松等都來話別。我對松最後的一句話仍是：

「勇敢些吧！離開這個地方！」

時間一幌，已過了四年。這其間，我會與松等通過一個時期訊息，後來不知何故，就斷絕了聯繫。如今，我意外的接到了他們的來信，而且是封喜信，實在太令我興奮了，我信手提起筆來，在一張空白的稿紙上寫着：「走向光明！」



# 第一顆星星

藍影



等待第一顆星星的出現，應該是很久遠的事了。小時候，星星在我看來，是神祕的仙子，是高山不可攀的奇寶，是祖母講述故事和歌謠的中心！

我記得那一個黃昏，我第一次從祖母的葵扇底下，從她那說不完的一千遍一律的童話聲中溜出來，一個人跑到那塊像綠氈子的草地上。躺著，把臉藏在綠草間，那股青草味，和那一陣青草的清涼，就像兩道不同的氣流，一直通到心裏，在心靈的深處匯成一股田園的氣息。躺在草地上，好像天就是一張大棉被，暖融融地蓋下來，真好，也真舒服！我記得那時的情景，沒有一個人打擾，也沒有一個人干涉。我靜靜地躺著，看天空慢慢地變黑，也慢慢地拉低。在遠處的那頭，我忽然發現一個亮點！啊！那是第一顆星星的出現！我第一次看見她，她是那麼的慘淡，卻又那麼個強，我奇怪她為甚麼孤零零地一個那麼早出來？天是無邊無際的大，我怕一陣大風來，會把她刮落，吹到天下不可知的世界去！

異地感到害怕，一個念頭在心底升起：我想我是應該去幫助她的。然而，她掛得那麼高，有一天吧，有一天我要長得和她一樣高，那時，我要給她伸一隻手，甚至一雙手！真的，長高了，一下子長得那麼高，我可以看到她笑着迎我到她那裏，她那燦爛的微笑，含着多少的溫情，多少的善惡。我伸出一隻手，一雙手，走過去，走過去！到了，誰知道一陣風吹過來，星星不見了，笑臉不見。碰的一聲，我跌下來，跌在草地上。黑暗像一個大罩，緊緊的，密密地罩着我，四周的蟲鳴聲，那麼的淒涼，又是那麼的恐怖。第一顆星星不見了，換來的卻是密密麻麻的星星，他們都在對我眨眼。我感到一陣被遺棄的恐怖，哭着，跑着，在找尋失落的星星，也找尋祖母！

不知道為甚麼那顆星星要那麼早，那麼快出來？不知道她為甚麼這麼孤獨，不知道她為甚麼把許多星星叫出來以後她自己却不見了，躲起來了？

如今，再看她，我明白了。她在笑，她的笑臉，我體會到那裡包含着許多難言的痛苦，許多的失敗與掙扎；許多的希望與個強。我聽見她說趕早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給許多星星照路，是一個太理想的理想。這是要用許多的眼淚，許多的血汗，許多的努力來孕育的理想。為她的理想過高而擔心，那是太庸俗的思慮，那是凡人的畏懼。她笑着，不害怕，也沒有憂慮。她知道眼淚是要淌的，血汗是要流的，失望是要嘗的。然而，一年兩年，一月兩月，一天兩天，她並沒有退縮，並沒有躲避。她夜夜帶頭，夜夜領先。做了多少？成功了多少？她似乎並不計較，也不過問。只是靜靜地在那兒照耀。

十多年了，我天天等她出現，天天看她微笑，十多年來她沒有變。我呢？變了，小學至中學而至大學，每一年都換一個樣子，唯一常留不變的，就是兒時的夢，兒時想助星星一臂之力的夢，依然是那麼鮮明的記在心頭。從小學至大學，誰說不是一段漫長的歲月，這期間的失望也不是沒有呵！然而，第一顆星星教訓了我，她叫我在失望中抓緊另一個新生的希望，在失望的廢墟裏，重建希望的高塔。如不止一次地把我從消沈中提拔出來，給我一片光，一個笑臉。

最怕是等待，然而，從來不怕等待她的出現，因為她一定會來的。我又在等她了，我等她，想告訴她在人生的大海裡，我和她一樣的孤獨，願意分享她的希望，和她的理想！

## 訂閱本刊 手續簡便

① 訂閱三期，叻幣九角；六期一元七角；十二期三元四角。  
② 將訂費購一角郵票，連同英文（正楷書寫）姓名、地址，掛號寄：  
The Chao Foon Monthly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 戒煙

黃思騁



有一位大哲學家曾經說過，在二十世紀的文明產物中，沒有比香煙更具有代表性的了。這話雖然語帶諷刺，不過仔細想來，香煙之爲物，也有着有些不尋常的地方。

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吸煙，我們還沒有正確的統計資料，但可以武斷地相信，在這三十億人口中，吸煙的不會少過五億人。其中有些國家，據說有百分之八十的男人吸煙。中國不是個產煙國家，吸煙的歷史也不比西歐久遠，但在十個男人之中，難得有三兩個不吸煙的。生活在馬來亞的華人，有煙癖的特別少，但也不會少過半數。可見香煙的誘惑力，不是任何物質所可比擬的。

我曾經暗中觀察過許多有煙癖的人，發覺其中有些人非常注重實際，毫無別的嗜好。像這種類型的人，本來是不應該與香煙結緣的，但結果却成了一條大煙虫。近些年來，醫學家對香煙能導致癌病這件事，研究得很熱心，並且提出了各種統計數字，証明不是空谷來風。可是有人跑去那些權威醫學家那裏一看，發現研究的人本身就在那裏吸煙，可見事態並不如想像之嚴重。聽說目前香煙的產銷，逐年都創新的記錄。有些聰明的廠家，還發明了濾嘴香煙，來減輕尼古丁侵入人體的機會。可是專家說過，這項設備幾乎是沒

有用的。所以當你手上拿着一支有濾咀的香煙時，只是在心理上得到一點安慰罷了。

香煙這種文明產物，它的創始者據說倒是一些落後的民族。相傳哥倫布到新大陸去的時候，看見印地安人吸一種嘴裏冒煙的東西，便大爲驚異，就順便帶了一些回來。想不到這個玩意，竟像十九世紀的梅毒病菌一樣，一下子傳播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來了。至於落後民族何以會發明這樣的一種玩意，却沒有人可以解答。正如有一種叫作飛力迴旋鏢的武器，須要懂得很深的空氣力學，但它的發明者竟是澳洲的落後土人一樣。

吸煙有各種各樣的弊端，這是每一個吸煙的人都知道的。譬如它浪費金錢於一陣無謂的煙霧之中；它爲害身體健康；它妨害家庭清潔；它燒壞傢具、床墊和衣服；它妨害正常工作時間等等。反過來說到香煙的好處，幾乎沒有一樣可以言之成理，使人信服的。中國人常說「茶有百害，惟利一目；菸有百利，惟損一目」；照這樣看來，茶雖然是營養中的下品，但究竟還對眼睛有利，只有香煙，連這一點好處也沒有，真可說是下品中的下品了。前些日子我看了一篇替茶翻案的文章，說是茶富有維他命C，可預防壞血病的侵害。在帆船出風頭的年代，從甲地到乙地所需的時間很長，因此船上常有缺乏蔬菜水果的事發生

。生活在陸地上的人只知道蔬菜一兩毛一斤，却不明白在水手却是救命仙丹。當那些水手因缺乏維他命C而患了壞血病死去的時候，中國水手依然逍遙自在。最初有人以爲中國人的體質有抗拒壞血病的特殊能力，後來才知道是茶的貢獻。因爲寫到這裏，順便替茶葉文化讚頌幾句。

有人曾經統計過，一個吸煙的人，如果連續吸上三十年，那末連帶本利，等於吸去一座洋樓。相信是價值萬元以上的洋樓。而在你我這些煙友之中，吸煙積三十年之經驗，而仍身爲三房客者，正是比比皆是。細想起來，真叫人不寒而慄。

在我們所知的煙友之中，煙癮程度深淺各有不同。有的人日耗香煙八十枝，也有日食吸一小包。如果這人日吸八十枝，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張賬單。一個人從早到晚，大約有十二小時的活動時間。假如他吸煙八十枝，那末他每小時吸煙六點六枝，也就是說每九分鐘吸完一枝煙。以普通程度的吸煙快慢來說，九分鐘只能吸完一枝煙。因此一個日吸香煙八十枝的人，等於整個白天的活動，一直手不離煙。像這樣的人，可以算得是超級煙友了。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我還見過一位電機學教授，必需把兩枝煙平放在一起吸，才能解決得了問題。這也是超級煙友的一類。

就一般而論，煙癖都不是有意造成的。一個還沒有「入道」的人，對於香煙不會有多大的吸引力。可是因爲吸煙的人太多了，使不吸煙的人到處都能得到免費供應的機會。並且，一個人不論客齋到何種程度，對於傳遞香煙却十分慷慨。這樣，你或許可以一次不受誘惑，十次不受誘惑，但久而久之，你總會產生「吸一枝也不打緊」

的心理。於是，這些魔鬼化身的好心人，就會替你去試第二枝和第三枝，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考慮後果。等到免費階段過去以後，你的血液已經有了點尼古丁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想到香煙攤上去買一角兩枝的零售煙。又過些日子，你索性買一包十枝的，然後二十枝，然後四十枝。到了這個地步，你就打落尼古丁地獄，永生不超生了。

本來，像香煙這樣一種東西，吸了又不飽肚，又無半點營養價值，戒絕也未嘗不可。然而我考查過無數作這種嘗試的人，發覺這件事理論上雖然容易，實際上却要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辦到。有一些人，相信吸煙只是一種習慣，一種無聊的手勢。既是這樣，只要有東西代替它就可以了。根據這種理論，他們就買了糖菓，放在自己的手邊，等到想起吸煙時，便拿糖菓來替代。然而事實上尼古丁能刺激血液，產生肝糖，而糖菓却不能。這樣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多數宣告慘敗。又有一類人，以為一次戒絕既難，不妨把吸煙量逐日縮減，直到不吸為止。不過這種方式證明最為不可靠，很少有人成功。研究戒煙方法的人告訴我們，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下決心去做，不要用一切欺騙自己的方法。事實上戒煙不戒鴉片，不會有什麼反應的。有決心的只要保持一兩週不吸，就會回復不吸煙以前的情況了。戒煙者的醜態，也各有不同。有些人在工作之際，匆匆忙忙在案頭上尋找，等到想起自己正在戒煙，便又啞然失笑。有一個戒煙已有十年歷史的朋友告訴我，他常常夢見自己在吸煙，而且情趣盎然。我也曾觀察過另外一些戒煙的朋友，發覺他們每到一個地方，總打開香煙盒子來，聞一聞香煙的氣味。其中也有拿一枝在手上玩的。專家曾經研究過，一個曾經有過煙癮的人，戒了幾年，事後又全功盡棄。這些破戒的人，多

半都在極快樂或極沮喪的情形之下破戒的。

我個人也曾試過戒煙，理由這是東西對身體沒有必要。可是一旦離開了它，就會深切地感到對它的需要。因為一個人不管工作如何忙碌，少不了都會有些閒暇的時刻。每到這時候，你就會想到需要一點東西與你作伴，來填補時間的空缺。

## 兩個理髮師 · 羅軍。

村上有兩家理髮店，這兩家竟是連接在一起，三十三號這一間是巫人亞里的，三十五號那一間是陳亞狗的。

儘管兩家連接在一起，但各人賺各人的錢，從來沒有因為生意上的關係而吵嘴。亞狗的技術比亞里高明，店裡的設備也比較好，價錢當然也貴了一點；我在亞狗這間付的是八毛，達到挖耳朵要一元，亞里則共收六毛。亞里的技術雖比亞狗差一點，可是他却有另一件法寶，他懂得按摩，髮理好他就在你額上，頸項，背部按摩一番，馬上使人精神抖擻百倍，而在收款時還給你一聲：「謝謝。」

亞里的顧客雖然比亞狗多，可是亞狗的收入却比他豐富。亞里時時計算給我聽：「我一天有十個顧客才能收到八元。亞狗只要有八個就比我賺多四毛錢。」八乘八等於六塊四，亞里算得很清楚。

另一方面，亞狗這一家有八個人，加上兩個在外坡工作的兒子總共是十個人。亞里共有一個老婆和兩個兒子，連自己計算下去也不過四個人。因此，亞里每月工作廿多天生活就很容易過得去，但是亞狗一月三十天，白天工作，晚上也工作還是收入不敷支出。如果兩個兒子每月能寄回一百八十也許會應付得來，可惜偏偏他兩個兒子都不成器，從來沒有寄回一分錢；大兒子小龍是在麻坡理髮，每月收入有一

百元以上，可是回來的時候還得向父親討車費；第二個兒子阿青是個脚車店的學徒，薪水每月三十元，不夠他洗衣服，看戲，吃點心，那還有錢寄回給老頭子。沒向他拿錢已經很好了！「亞青時常這麼對人說。

亞狗今年才四十多歲，可是在生活的鞭撻下，加上嚴重的胃病，他蒼老得像五十多歲。每逢我看見他食一兩茶匙的蘇打粉，不覺心寒起來。我想除非進醫院，否則他的身體會一天一天的壞下去。進醫院！那麼一家八口的伙食找誰要呢？亞狗心中也明白，於是只好勉強苦幹下去。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到了去年年底，亞狗終於一病不起，他只好把大兒子調回來代替他的工作。如果小龍脾氣好，技術差一點也不要緊；顧客們看在他父親面上也不會溜到亞里那間理髮店去。可是，偏偏他脾氣暴躁，技術差，生意也就越來越壞了。

亞狗在今年四月間逝世。誰也明白亞狗一死，亞里的生意一定會比以前更好。亞狗埋葬後的第三天，亞狗的弟弟把店中的生意接管過來。小龍照舊回到坡中理髮，但是他叔叔規定他每月要寄三十元回來津貼家中費用，起初小龍怎麼說也不肯，經不了眾人的規勸，加上他叔叔的教訓才答應寄款回來，可是數目不能限定，賺多寄多，賺少寄少。

亞狗的死，亞里應當高興才對，那知他常常愁愁地對人說：「亞狗這個人很好，我失却了一個好理髮師。」



# 歌及其他

Christina Rossetti

張曼儀譯

## 作者小傳

柯列斯典娜·露瑟蒂(Christina Rossetti)生于一八三〇年二月五日，父為意大利作家，因政見不合，流亡至英國。母在倫敦長大，為英、意混血人。家境雖然貧困，生活却很融洽。露瑟蒂女士有一姊兩兄，長兄但丁·基比奧(Dante Gabriel)，工詩畫。她生長在世代書香的家裏，作詩是家族的傳統傾向，她接受了優厚的先天遺傳，很年幼便曉得作詩了。

她生性文靜、害羞，很少參加社交活動，衣服很隨便，不慕虛榮，不貪名利，詩作多是即興漫成，不事苦思雕琢。其實她的家居生活很平淡，生活圈子很窄。宗教主宰着她的精神世界，也支配她的一生。她篤信基督，嚴守英教會的教條，奉聖經為金科玉律，過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嚴拒一切與教義不合的思想，因此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奔放，反映在創作上，題材不免狹窄和千篇一律。可喜的是她的宗教詩沒有不厭其煩地推理和說教，只著意表現個人當時的情緒和感覺，而且擅用對白，情感純真，寫來活潑可愛，類似十七世紀的形而上詩人夏拔(Hebert)與梵安(Vaughan)，喜為人所傳誦。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明白，她所以從宗教尋求慰安，可能由于自幼體弱多病，晚年更是纏綿床第，所以想從這痛苦的塵世尋求解脫，希望得到永生，詩篇中不時流露淡淡的哀愁，只是人之常情，不能以頹廢和不健康目之。

除了宗教信仰而外，她六十四年平靜的生命，依賴「愛」的灌溉。詩人素重情感，她愛家庭，尤敬愛慈母，而自己的愛情生命，也起了兩次風波。第一次是在一八四八年底，青年畫家占士·哥連遜(James Collinson)加入了她長兄但丁·基比奧主持的「前拉斐爾聯盟」(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他們接觸機會多了，漸漸相熟起來。

那時她才十七歲，情感正難以自持。起初她嫌棄哥連遜是天主教徒，後來他信奉英國國教，她才應允他的求婚。怎料他反覆無常，不久又重歸天主教，她便斷然與他解除婚約。她在初戀期中，寫下了許多為後人傳誦的詩篇，像「願君長記」(Remember Me)，「愛人啊，我死後」(When I am dead, my dearest)等，詩中的對象，可能是哥連遜。但觀乎同時期的戀歌「前瞻」(Looking Forward)，充滿憔悴失神的聲調，是否她的初戀也蘊藏着不快和隱憂呢？

中年以後，情感成熟了，她遇到了終身難忘的愛人。查理士·巴葛·奇利(Charles Bagot Cayley)是她父親的弟子，童年時已相識了，却在一八六〇年才過從甚密。奇利飽讀經典，精通多種語言，有遁世之志，人品也忠厚，只是宗教觀過於自由，不肯強認基督教為世上獨一無二的真教。為了宗教的衝突，露瑟蒂女士又一次犧牲了愛情，在一八六六年拒絕了婚事。然而他們的友誼還持續着，心底的深愛，也至死不忘。這時期她寫了許多最美妙的詩篇，但沒有初期的戀歌那麼鮮艷多姿和情感衝動了。那些「無名女士」(Monna Innominata)的十四行詩，和意文的「東方紅透」(Rosseggiar dell'Oriente)廿一首，都是寫給奇利的。詩篇多簡潔流暢，如水墨畫般淡素，却蘊藏無窮的力量。

她兩次戀愛，都以悲劇收場，對她情感上的打擊不少，一八八四年，奇利去世了，她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終於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逝。

(譯者)

# 歌

愛人啊，我死後，  
不要爲我哀歌；  
不要在墳頭種玫瑰，  
也不要柏樹的濃陰；  
讓地上長着的青草，  
沾潤了露珠和甘霖；  
那麼你要記得就記得，  
那麼你要忘掉就忘掉。

我將看不見暗影，  
我將受不到雨淋；  
我將聽不見夜鶯  
吐出痛苦的悲音；  
在不聚也不散的  
冥色中做夢，  
或許記得，  
或許會忘掉。

# 歌

啊，玫瑰贈與紅顏，  
桂冠好送給壯士；  
替我折枝長春藤，  
未老却已先衰了。

紫羅蘭給少年塚，  
月桂給盛年而逝；  
就給我一些枯葉，  
如同往昔所選擇。

# 願君長記

願君長記：當我去後，  
我遠遠重歸靜土；  
你再不能握着我的手，  
我也不會迴身欲去還留。

願君長記：當你不再日復一日  
傾訴我倆未來的憧憬；  
只盼能記起我；當知此際  
勸告和祈禱已太晚了。

# 夏娃

要是遺忘了一會兒  
然後記起，也不要悲傷；  
如果黑暗與腐蝕還餘下  
我昔日思緒的殘迹，  
倘使記憶撩起痛苦，  
倒不如忘掉了而微笑。

「我坐在門前，  
厭倦於向內張望，  
眼睛哭得痠痛，  
哭我的災難和罪；  
我的罪似樹木矗立，  
使大地蒙上陰影；  
長出死亡的果實。

「沒有亞當攀折之  
伊甸怎會綠葉成蔭；  
沒有我慇懃照拂，  
伊甸怎會百花盛放，  
浪擲着幽香！  
「生命之樹」是我們的，  
生長着十二倍的果實，  
花樹中以它最高，  
最根深蒂固；  
我選擇了『死亡之樹』。

「只要你說個不字，  
亞當，我的兄弟，  
我已會抑鬱以逝，  
我，却不連累別人；  
或許神會准許你  
安居于我們的花園，  
而把我擯逐，  
永不饒恕。

「我，夏娃，一切有生者  
不幸的母親，  
不是別人却是我，  
擷取最苦的果實，  
送給我的朋友、丈夫、愛人。



啊，放蕩的眼睛涕淚泗流；  
應該悲慟的掙我其誰？  
該隱刺殺了弟弟，  
所有生爲人母之中，  
可哀的夏娃！」

這樣，她坐着哭泣，  
這樣，我們的母親夏娃，  
在那人給兄長刺殺了，  
長眠的地方哭泣。  
每隻有同情心的野獸，  
最偉大與最微小的，  
聽到她的聲音  
就忘記自己的快樂，  
放下盛筵不吃。

最走路中停下  
擲了麥桿；  
驚慌的牛羊陷入潛思，  
驚慌從雲端  
騰出一聲叫喊；  
雲雀在草床；  
不欲高飛和歌唱；  
蜜蜂低垂雙翅；  
烏鴉高踞一方  
忘了牠的口糧；  
石中的兔子，  
懦弱的種族，  
同情地嘎嘎叫；  
百舌鳥不再戲謔；  
龐大的駱駝跪下，  
如同表示反對；  
仁慈的小鹿淚下滲滲，  
狡猾的鶴鳥窃窃私語；  
鴿子音調低沉，  
聲聲荒涼，  
以抑鬱回答抑鬱。

只有塵土中的蛇，  
搖身爬動，  
邪惡地笑了笑，  
吐出父子的舌頭。



## 蕉風月刊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九一一第

號月九年二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 出 版 社

電話：五二九六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一三七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 The Chao Foon Monthly

September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